

中华国粹经典文库

立国先立人 立人先立德

聊斋志异

● [清]蒲松龄 著 殷雪峰 译 ●



崇文书局

聊斋志异

◆ ◆
〔清〕蒲松龄 著
段青峰 译

6

112-1/2004/



崇文书局

(鄂)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聊斋志异/(清)蒲松龄著;段青峰译.一武汉:崇文书局,
2007.1

(中华国粹经典文库/鲍思陶、全晰纲主编)

ISBN 978-7-5403-1116-2

I.聊… II.①蒲…②段… III.①笔记小说-中国-清代
②聊斋志异-注释③聊斋志异-译文 IV.①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033 号

责任编辑:池舒 张胜兰 责任印制:秦新华

装帧设计:陈必琴

排版制作:谢新革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20 层)

印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6.5 印张

字数:102 千字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书号:ISBN 978-7-5403-1116-2

定价:17.00 元

◎ 中华国粹经典文库编委会

主编：鲍思陶 仝晰纲

编委：

（排名不分先后）

鲍思陶 仝晰纲 耿天勤

曾凡朝 吕周聚 王承略

赵发国



◎ 中华国粹经典文库

经典常新

经典是敏锐的目光、善良的心趣、睿智的大脑进行的缜密思维的结晶。民族经典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函封，无论何时，打开这个函封，我们就能读出那些闪烁邦家之光的密码。因此，要了解一个民族，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这个民族的经典。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是世界上最具有特色的文明形态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民族创造了内涵丰富的经典，又被这些经典一代一代哺育浸润。无论你将其当做“灵光”瞻仰，还是视为“阴影”涤荡，在你的心灵深处，始终摆脱不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无不受之启迪、规范、教化和塑造。然而，人类世界日新月异，每个社会都必将顺应时代化俗为雅，所以，经典的原则是亘古不变的，经典的阐释是与时常新的。

史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经验来透视当今的纷纭，以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文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审美来捕捉当今的生机，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乐趣；哲学的经典是常新的，她让我们用前人的智慧来诠释当



中
华
经
典
文
库
粹

今的信仰,以培养自己的人生操守。所以,阅读这些常新的经典吧,她使我们丢弃的是那些幼稚和浮华,而给我们带来的却是理性和高雅,以及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乐趣。

这就是我们编纂这套丛书的初衷。

鲍思陶

赵发国

2007年1月



◎ 中华国粹经典文库

前言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由于小说构思奇妙，文笔简练，所以三百年来，流传甚广，深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地主兼商人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并在十九岁时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振一时。但此后却屡试不第，始终没能考取举人，无缘仕进。三十一岁时，他迫于生计，曾应聘为江苏宝应县孙蕙的幕宾，整天和“无端而代人歌哭”的应酬文字打交道，大违素志，不久即辞幕回乡。此后主要以设帐授徒维持生计，直到七十岁才“撤帐归来”。因此，蒲松龄一生都是个郁郁不得志的穷秀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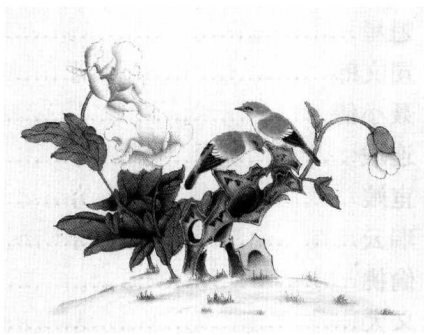
蒲松龄穷困潦倒一生，这使他对黑暗的现实产生无比的愤恨，对美好的理想寄托着不懈的追求。他呕心沥血创作的《聊斋志异》，或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残暴、统治阶级的贪婪愚蠢，热情地歌颂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如《席方平》、《促织》、《商三官》、《雨钱》；或表现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追



求纯真美好的爱情和婚姻，如《瑞云》、《细侯》；或无情地嘲讽科举制度的腐朽，如《叶生》；或赞扬人民群众高尚的品质和无穷的智慧，如《田七郎》、《狼》、《口技》、《偷桃》、《丁前溪》。

我们这个本子，主要是选录了那些内容健康、文学性强的篇目，目的是为了广大青少年朋友通过读《聊斋志异》中的这些文章，在思想上受到教育，在行文立论上受到启发。

由于我们囿于识见，可能还有许多优秀作品未被选入，至有遗珠之憾，译文中可能也有欠准确、欠生动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中
华
国
典
文
库

目

录

画皮.....	1
雨钱.....	8
郭生.....	11
促织.....	15
崂山道士.....	24
商三官.....	30
细柳.....	35
胭脂.....	45
席方平.....	60
潞令.....	70
向杲.....	72
石清虚.....	76
细侯.....	83
叶生.....	89
魁星.....	95
司文郎.....	96
聂小倩.....	109
连城.....	121
宦娘.....	129
瑞云.....	138
偷桃.....	143
义犬.....	148
蛇人.....	150
张老相公.....	155



中华
经典
文库

刘海石.....	157
口技.....	162
狼.....	166
田七郎.....	170
颜氏.....	182
义鼠.....	188
丁前溪.....	189



◎ 聊斋志异 ◎



画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襖独奔，甚艰于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丽，心相爱乐，问：“何夙夜踽踽独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忧，何劳相问。”生曰：“卿何愁忧？或可效力不辞也。”女黯然曰：“父母贪赂，鬻妾朱门。嫡妒甚，朝晋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将远遁耳。”问：“何之？”曰：“在亡之人，乌有定所。”生言：“敝庐不远，即烦枉顾。”女喜从之。生代携襖物，导与同归。女顾室无人，问：“君何无家口？”答云：“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怜妾而活之，须秘密勿泄。”生诺之。乃与寝合。使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陈，疑为大家媵妾，劝遣之，生不听。

偶适市，遇一道士，顾生而愕。问：“何所遇？”答言：“无之。”道士曰：“君身邪气萦绕，何言无？”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生以其言异，颇疑女。转思明明丽人，何至为妖，意道士借魔襖以猎食者。无何，至斋门，门内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逾墘垣，则室门已闭。蹶足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擲



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睹此状，大惧，兽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遍迹之，遇于野，长跪求救，请遣除之。道士曰：“此物亦良苦，甫能觅代者，予亦不忍伤其生。”乃以蝇拂授生，令挂寝门。临别约会于青帝庙。

生归，不敢入斋，乃寝内室，悬拂焉。一更许，闻门外戢戢有声，自不敢窥，使妻窥之。但见女子来，望拂子不敢进，立而切齿，良久乃去。少时复来，骂曰：“道士吓我，终不然，宁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坏寝门而入，径登生床，裂生腹，掬生心而去。妻号。婢入烛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陈骇涕不敢声。

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怜之，鬼子乃敢尔！”即从生弟来。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远。”问：“南院谁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现在君所。”二郎愕然，以为未有。道士问曰：“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答曰：“仆早赴青帝庙，良不知，当归问之。”去少顷而返，曰：“果有之，晨间一姬来，欲佣为仆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与俱往。仗木剑立庭心，呼曰：“孽鬼！偿我拂子来！”姬在室，惶遽无色，出门欲遁，道士逐击之。姬仆，人皮划然而脱，化为厉鬼，卧嗥如猪。道士以木剑梟其首。身变作浓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芦，拔其塞，置烟中，飏飏然如



口吸气，瞬息烟尽。道士塞口入囊。共视人皮，眉目手足，无不备具。道士卷之，如卷画轴声，亦囊之，乃别欲去。

陈氏拜迎于门，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谢不能。陈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术浅，诚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问：“何人？”曰：“市上有疯者，时卧粪土中，试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习知之，乃别道士，与嫂俱往。见乞人颠歌道上，鼻涕三尺，秽不可近。陈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爱我乎？”陈告以故。又大笑曰：“人尽夫也，活之何为！”陈固哀之。乃曰：“异哉！人死而乞活于我，我阎罗耶？”怒以杖击陈，陈忍痛受之。市人渐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举向陈吻曰：“食之！”陈红涨于面，有难色，既思道士之嘱，遂强啖焉。觉入喉中，硬如团絮，格格而下，停结胸前。乞人大笑曰：“佳人爱我哉！”遂起，行已不顾。尾之，入于庙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后冥搜，殊无端兆，惭恨而归。既悼夫亡之惨，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愿即死。方欲展血敛尸，家人伫望，无敢近者。陈抱尸收肠，且理且哭。哭极声嘶，顿欲呕，觉膈中结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惊而视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突犹跃，热气腾蒸如烟然。大异之。急以两手合腔，极力抱挤。少懈，则气氤氲自缝中出，乃裂缙帛急束之。以手抚尸，渐温，



覆以衾裯。中夜启视，有鼻息矣。天明竟活，为言：“恍惚若梦，但觉腹隐痛耳。”视破处，痂结如钱，寻愈。

异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无往不复，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哀哉！”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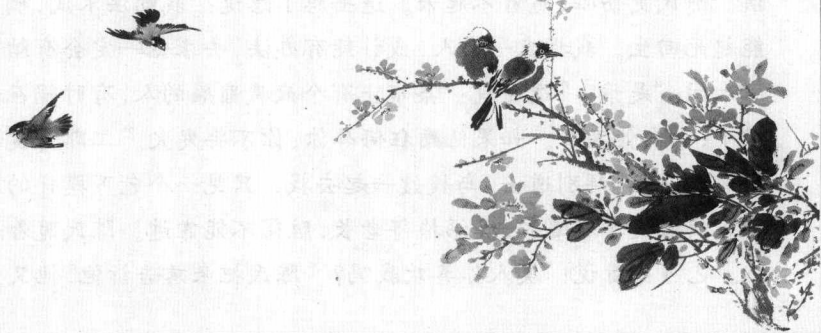
一天清早，太原一个姓王的读书人，在路上遇见一位女子，抱着包袱赶路，走得很辛苦。追上她，看清是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女子，他心里既喜欢又爱慕，问：“怎么天未大亮就一个人孤单地赶路？”女子说：“你是个过路的，不能解除我的愁苦，何必相问。”王生说：“你有什么愁苦？或许能尽点力，我不会推辞的。”女子伤心地说：“父母贪图钱财，把我卖给有钱人家做妾，大老婆很妒忌，早晚打骂侮辱我，我实在不能忍受，打算逃得远远的。”他问：“去哪里？”她说：“逃亡的人，哪有一定的去向。”他就说：“我的家不远，即请光临。”她好生喜欢，就跟着他走。他替她提着包袱，带她一同回家。女子打量房中无人，便问：“你怎么没有家小？”他答道：“这是书房。”她说：“这地方很好。如果你同情我想救我，一定要保守秘密，切莫走漏风声。”王生答应了，就和她同居了。他把她藏在密室，过了好几天都没有人知道。他约略地给她妻子讲了一点。妻子陈氏怀疑女子是大户人家的姬妾，劝丈夫将她打发走，王生不听。

王生偶尔来到集市，碰见一个道士。道士一见他就惊讶地问：“你遇见什么了？”他回答说：“没遇见什么呀。”道士说：“你身上邪气缠



绕,怎么说没有?”他又竭力辩解,道士便走了,说道:“糊涂啊!世上当真有死到临头还不醒悟的人!”王生觉得道士的话说得有点怪,很疑心那女子。转而想明明是个美人,哪至于成了妖怪呢,必是那道士想借驱妖免灾的话头谋生骗吃。一会儿,他来到书房外面,大门从里面关着,进不去。王生心想怎么反关了门呢?就翻过矮墙进去,而里面的密室门也关上了,他轻手轻脚走近窗户朝里看,看到一个恶鬼,面色青绿,牙齿尖利如锯齿,一张人皮铺在床上,正拿着彩笔在描绘。那鬼画好后扔掉笔,举起人皮,像抖衣服一样披到身上,马上变化成那个女子。王生看到这些,恐惧到极点,俯身弯腰悄悄出来。急忙去追赶道士,道士已不知去向。他四处寻找,在荒郊野外遇见了,他跪下来乞求道士救命,请求除去灾难。道士说:“这恶鬼也费尽心机了,刚刚找到你这个替身,我不忍心伤害她的性命。”道士交给他一柄拂尘,叫他挂在卧室门口。分开时,约好下次在青帝庙见面。

王生回家,不敢再进书房,就在内室睡觉,把拂尘挂在门上。一更时分,听到门外的脚步声,他不敢看,叫妻子去看。只见那女子走来,望见了拂尘不敢进门,站在门口咬牙切齿,很久才离开。隔一会儿又来了,骂道:“道士想吓唬我,我就不怕,岂能让到口的东西又吐出来!”于是取下拂尘扯碎它,撞开卧室门闯进去,登上王生的床,撕裂他的肚





腹，掏出心来走了。妻子哭号，丫环进来点灯照视，王生已经死了，胸口血肉模糊。陈氏怕得泣不成声。

第二天，陈氏要弟弟二郎跑去告诉道士。道士气愤地说：“我倒可怜她，她这鬼东西竟敢这样！”便随二郎到家来。而女子已不知去向。道士抬头四处张望后，说：“好在逃得不远。”又问：“南院住着谁家？”二郎说：“是我住在那里。”道士说：“那鬼正在你家里。”二郎一惊，认为不可能。道士问道：“是不是有陌生人来过？”二郎回答道：“我清早去青帝庙，不知有人来过没有，要回去问一问。”去了一会儿，回来说：“真有这回事。清早有个老妇人来，想来我家当仆人，我妻子没有答应，这人还在我家。”道士说：“就是这东西。”于是一同前去。道士手持木剑站在院中，喊道：“孽鬼，把我的拂尘还来！”老妇人躲在屋内，惊慌失色，出门想逃跑。道士追上去打。老妇人倒地，人皮整个脱落，变成一个恶鬼，躺着像猪一样嚎叫。道士用木剑砍下她的头，那身躯即刻化为浓烟，绕地成堆。道士取出葫芦，放在烟中，一堆浓烟眨眼间就吸入葫芦。道士盖紧葫芦口，装在布袋中。一起看那张人皮，眉目手脚，无不完全。道士将它卷起来，发出卷缩画轴一样的声音，卷好也装入袋中，准备告辞离去。

陈氏跪在门口，哭着求道士让她丈夫活转来。道士推辞说没有办法。陈氏更伤心，跪着不起来。道士想了想说：“我的法术浅，确实不能起死回生。我指点一个人，或许能有办法，去求他一定会有结果。”陈氏问：“是谁？”道士说：“集市上有个疯疯癫癫的人，有时躺在垃圾堆中，去向他哀告。如果他癫狂侮辱你，你不要发火。”二郎听说过这个怪人，于是拜别道士，与嫂嫂一起去找。只见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在路上疯疯傻傻地唱歌，鼻涕拖得老长，脏得不能靠近。陈氏跪着迎上去。乞丐笑着说：“美人你喜欢我吗？”陈氏把来意告诉他，他又大笑



说：“人人都可做丈夫，救他干什么？”陈氏苦苦哀求，他说：“怪呀！人死了要我去救活，我是阎王吗？”生气地用棍子打陈氏，陈氏忍痛承受。集市上逐渐聚拢了一些看热闹的人。乞丐吐满一手痰，举起伸向陈氏嘴边说：“吃了它！”陈氏涨红了脸，十分为难；想起道士的嘱咐，就强使自己吞下。觉得喉中有个棉团哽着，涩涩的不下去，纠结在胸口。乞丐大笑说：“美人爱我呀！”说完起身就走，也不回头。陈氏跟着他，一直到了庙中。走近恳求，竟不知他在哪儿，前后找遍，一点踪迹也没有，羞愧怨恨地回到家。她伤心丈夫死得惨，又痛悔自己吃了痰唾蒙受羞辱，前仰后合地哀哭起来，只盼自己立刻死去。想拭去血迹收拾尸体，家人站在一旁不敢靠近。陈氏一人抱着尸体整理肚肠，边做边哭。她哭得声音嘶哑，口中想吐，感到纠结在胸的那个东西急速涌出，来不及偏过头去，已落在丈夫胸腔中。她吃惊地一看，竟是一颗人心，在王生胸腔内突突跳动，热气腾腾升起如同烟雾。陈氏奇怪极了，两手迅速将胸腔收拢，用尽力气抱着挤紧。过了一会儿，热气缕缕从胸腔缝隙中冒出，她撕裂绸布将丈夫胸部捆紧。摸摸尸体渐生热气。取过被子盖上。半夜掀开再看，有了呼吸。天亮时竟活过来了，说道：“恍惚如梦，只感到肚子隐隐地痛。”看一看伤口，长出铜钱一样大的疤子。不久就完全好了。

异史氏说：“世上的人多愚蠢！分明是妖魔，还以为是美女。世上的人多糊涂！分明是忠告，还以为是妄言。然而会爱别人的美色而占有她，自己的妻子也将吃人的唾沫而认为甘美。老天自有报应，只是愚蠢而迷惑的人不醒悟罢了。可悲啊！”